

印說

〔明〕周应愿 著

朱天曙 编校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印說

〔明〕周应愿 著

朱天曙 编校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印说 / (明) 周应愿著; 朱天曙编校.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10

ISBN 978-7-301-24734-1

I. ①印… II. ①周… ②朱… III. ①汉字—印谱—中国—明代 IV. ①J292.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98913 号



书 名: 印说

著作责任者: [明] 周应愿 著 朱天曙 编校

责任编辑: 王立刚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4734-1/J · 0612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官方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电子信箱: sofabook@163.com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5217 出版部 62754962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印 刷 者: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880mm × 1230mm 32 开本 5.25 印张 80 千字

2014 年 10 月第 1 版 201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5.00 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印说 | 目录

导言	001	十	得力	〇六五
序	〇〇一	十一	拟议	〇六九
一	原古 〇〇七	十二	变化	〇七二
二	证今 〇二七	十三	大纲	〇七五
三	正名 〇三三	十四	众目	〇七八
四	成文 〇三六	十五	兴到	〇八一
五	辨物 〇四五	十六	神悟	〇八四
六	利器 〇四九	十七	鉴赏	〇八七
七	仍旧 〇五四	十八	好事	〇九〇
八	创新 〇五八	十九	游艺	〇九四
九	除害 〇六二	二十	致远	〇九八

附录一：《艺海一勺》本《周公谨〈印说〉删》 一〇一

附录二：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印说》清钞本 一〇八

周应愿的《印说》是明代中期的一部关于印章的重要品评著作，也是中国古代印论史上最系统、最完整的一部经典印论。其和南朝刘勰的《文心雕龙》、钟嵘的《诗品》、谢赫的《古画品录》、唐代孙过庭的《书谱》等著名的文论、诗论、画论、书论一样，成为中国古典文艺理论宝库中的一个主要的组成部分。

一、周应愿的家世和生平

周应愿，字公谨。吴江烂溪（今苏州吴江县）人。生于嘉靖三十八年（1559），卒于万历二十五年（1597）。^[1]周应愿曾祖父周用（1476—1547），字行之，别号白川，弘治十五年（1502）进士，

[1] 王衡《蛾山先生集》卷二十《祭孝廉周公谨文》首句称：“万历丁酉秋，孝廉周公谨以疾卒”。万历间太仓王氏家刊本，《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79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170页。陈继儒《晚香堂小品》卷十七《松陵烂溪周孝廉传》称其“年三十有九”。明崇祯刻本，第37页，北京大学图书馆藏。

正德初任南京兵科给事中，后历任广东参议，浙江、山东副使，福建按察使、河南右布政使，嘉靖八年（1529）任右副都御史，后历任吏部左、右侍郎，右都御史，工部尚书，刑部尚书等职，谥恭肃。

《明史》载其“端亮有气概。既罢，中外皆惜之，频有推荐”。^[2] 钱谦益《书吴江周氏家谱后》称：“周氏南渡世家，恭肃为盛世名卿，远有代序。”^[3] 周用著有《周恭肃集》十六卷，今存有明嘉靖二十八年（1549）周国南川上草堂刻本。《四库全书总目》著录此书称：“是集为其子国南所编，凡诗九卷，诗余一卷，文六卷。其诗古体多啾缓之音，近体音节颇宏整，文则平实坦易，纵其笔之所如。”^[4] 周应愿《江左集》卷四有《曾祖恭肃公家集再校成志喜敬呈叔祖刺史公》，可见《周恭肃集》刻成后的若干年又作校订，周应愿本人没有直接参与此书的刊刻。《吴江县志》收录有周用的《登华严寺塔》《三忠祠》《哭典史张元》等诗和《重修儒学记》《三江桥记》，^[5] 可见在当时的影响。周用还擅作画，传有《周恭肃诗画册》，收录诗画十六帧，后有王穉登跋，称其“山水、人物、花木、禽虫无不悉备，笔法俊放，设色氤氲，往往可逼江夏、吴伟”。袁中道跋云：“恭肃公少学画于沈石田，已而奇进，出蹊径之外。石田曰：吾不如也。其后功业文章，彪炳一时，而绘事始掩。今观此十六幅，笔法灵活，如摄灯取

[2] 《明史》卷二百二《列传》九十《周用》，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5331页。

[3] 钱谦益《牧斋有学集》下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1602页。

[4]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七十六，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568页。

[5] 分别见《吴江县志》卷四十七《集诗》和卷五十三《集文》，清倪昉孟等纂，乾隆十二年（1747）修。

影，巧侔造化，人工之极，复归自然，慧业于此见一斑焉。”^[6]说明其年轻时还曾随沈周学画，与吴门书画家有着密切的关系。

周应愿在《印说》第四《成文》中提道：

吾家恭肃公所遗“白川”二字印，扶疏道劲，与沈启南公“石田”二字印，俱白文，篆法颇类，竟不知谁人作。寻甸公有“二千石印”，家君有“溪上丈人”印。名予兄弟三人曰应愿、曰应宪、曰应懿，字曰公谨、曰公章、曰公美，印则以“弘训堂”赐予，以“懋训”“式训”堂赐予两弟。俱幼海公篆，少微公刻者。少微又自篆“公谨”印遗予，曰：“尔惟公谨，弘公丕训。”予再拜受之。

据李维桢《周母卜孺人墓表》，“寻甸公”指周应愿的祖父周国南。周应愿的父亲为周采，字敬臣，号景川，根据周应愿的记载可知其还有“溪上丈人”号。周采生三子四女，“伯应愿，乡进士”，“仲应宪，太学生”，“叔应懿，太学生”，“孙邦鼎，邑诸生，应懿出”。^[7]陈继儒《松陵烂溪周孝廉传》称应愿“无子，公美之子邦鼎为后”。^[8]

[6] 庞元济《虚斋名画录》卷十二著录有《周恭肃诗画册》，见《中国书画全书》第十二册，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98年版，第543—545页。

[7] 李维桢《大泌山房集》卷一百六《周母卜孺人墓表》，《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53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164页。

[8] 陈继儒《晚香堂小品》卷十七《松陵烂溪周孝廉传》，明崇祯刻本，第37页，北京大学图书馆藏。

周应愿一生短暂，但却显示了过人的才华。陈继儒《松陵烂溪周孝廉传》称：

其祖恭肃公为肃皇帝名臣，四传而生公谨。五六岁能受书，动及千万言。其父命属文，即以文奏；命属词赋，即以词赋奏。援笔应声，如出宿撰。其父摩顶曰，恭肃再生矣。^[9]

周应愿十五岁补秀才，万历十六年（1588）中顺天榜，^[10]“一时名噪都下，车骑填门”，其“冠盖盈坐，顰笑吐涕，奉为指南”。父亲去世后，“哭不成声，形容枯瘠”，深沉著书，曾对《宋史》“辨定名称，随条甄举，收拾亡遗，缀补前事，冀成一家之书”，后“精神阨顿，痼疾遂作，仅可得十之六七”。著作还有《论策》一卷，“此特公车言”，“专掌昭代国书，推究总括”。应愿服阙后进舟京口，“忽忆慈母，废然而返，自此卧疾凡八载馀”。^[11]

周应愿诗集有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刊本《江左集》，共四

[9] 陈继儒《晚香堂小品》卷十七《松陵烂溪周孝廉传》，明崇祯刻本，第35页，北京大学图书馆藏。

[10] 陈继儒《晚香堂小品》卷十七《松陵烂溪周孝廉传》，明崇祯刻本，第35页，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又见《吴江县志》卷二十四《科第》“万历十六年”条。同年记载的还有“周应偶，字起白，用曾孙”，也应是周应愿的堂兄弟，卷四十六《书目》著录有所著《搃芳圃集》三卷。

[11] 陈继儒《晚香堂小品》卷十七《松陵烂溪周孝廉传》，明崇祯刻本，第35-36页，北京大学图书馆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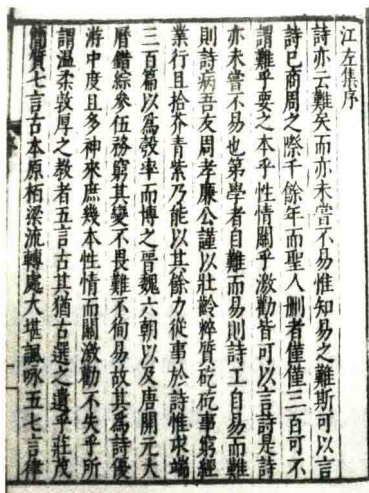


图1 张凤翼《江左集序》明万历刻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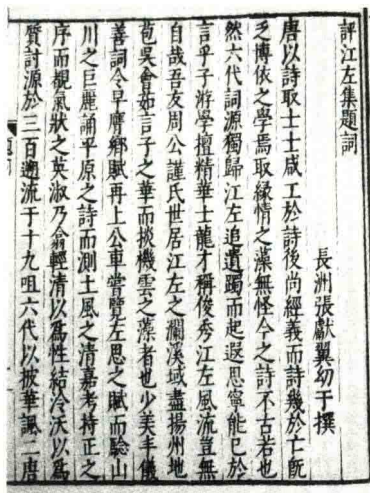


图2 张献翼《评江左集题词》明万历刻本

册，日本内阁文库有藏本八卷，原枫山官库等旧藏。^[12]《吴江县志》卷四十六也著录有此书。陈继儒《松陵烂溪周孝廉传》也提到此书四卷，并称“海内尚以未见为恨”，可见在明代此书就流传极少。台湾“国家图书馆”汉学研究中心所藏影印《江左集》日本内阁文库藏本一册，前有万历二十四年（1596）孟夏张凤翼《江左集序》（图1）、张献翼《评江左集题词》（图2）、万历二十三年（1595）十月周应愿《诗自序》（图3）。张凤翼《江左集序》中称“吾友周孝廉公谨以壮

[12] 参见严绍璎《日藏汉籍善本书录》下册集部，别集类，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763页。

詩自序

夫詩豈易言哉今世之說詩者則皆稱三百篇矣夫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則魯頌之駟篇是也夫風與雅夫子未嘗言也謂無邪該詩固也謂頌該風與雅未也夫子刪書而虞廷勅天之歌詠風乎有味乎其存之也然而夫子未嘗讀書之詩示人也後儒說書而始曰此三百篇之權輿也其於后變之興樂而大舜命之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則又後之樂府所自來也然而後之樂府非古之樂府也詩亡然後春秋作春秋何與於詩而以繼詩亡哉故夫春秋詩也論王不論文也以存王迹然固未易言也要以歸於思之無邪則詩與春秋亦一也

故又曰晉之乘楚之騁祝魯之春秋一也春王正月則夫子獨斷之微旨也應愿不欲少從父師傳經以尚書起家習博士而其後乃亦稍稍努力略通詩及春秋大義而不敢言也後之詩非古之詩也然而不可廢也則又有所謂今樂猶太古樂也曾祖恭肅公有詩集十二卷祖父傳之

累朝雍洽人文逾盛應愿幸薦賢科力追大雅正賴先人之緒業乃誦先人之清芬間與諸父共揚藝而且以質之昆弟間能知詩者淵源所自則聞之顏師而是時溪上結兩社以其餘力然後乃言詩公夫山歌野唱悠然而發悠然而止人以爲詩也與乎哉不謂非詩之音不可也乍而成謔乍而成風則亦上古聖人所必採也夫必六義備而後可以言詩後之偏六義者此夫學士大夫大騷入壘土潤色揄美隨時因事互相正變今古而成之要以歸於思之無邪其觀異其義一今之樂猶古之樂也然而古樂終不可復也古詩亡王跡未嘗亡王跡未嘗亡則古詩未嘗亡也故夫漢以來皆古詩也近體詩則亦今古而古也思至無邪則今古一也然而必求諸古者原始也詩固未易言也一吟一咏亦詩音則應愿之所自附焉詩者也非敢游大人以成名然不敢不正諸有遺今故遂集而次第存之詩以江左名集別號也借周郎而名亦從姓也如以地則借吳江而名江左其毫末之在天地間乎

龄粹质，屹屹事穷经业，行且拾芥青紫，乃能以其余力从事于诗”，称赞其诗“思格俱佳，才情并美”。张献翼《评江左集题词》称其“少美丰仪，善词令”，周应愿《诗自序》称：“诗以江左名集，别号也。借周郎而名，亦从姓也。如以地，则借吴江而名江左，其毫末之在天地间乎。”

周公谨不仅精文辞，“于六书尤得三昧”，^[13]能刻印。这跟他的家庭有密切的关系，在《印说》第十八《好事》中，他说，“吾家伯叔昆季中多好印，能鉴赏”，周公谨正是在这种爱好印章的家庭中培养了对印章的兴趣。《印说》第四《成文》中提到自己所刻“白文印十之七，朱文印十之三”。黄经甫在《承清馆印谱》序中说：“盖岁壬寅（1602），云间杨子（士修）贻我《印母》三十三则，并《周公谨印谱》”。此处有两种可能：一是指杨士修辑《周公谨〈印说〉删》，黄经甫误为《周公谨印谱》；一指周公谨曾有印谱传世，今已不存。

关于《印说》写作的原因，大约也与周应愿的友人圈有关系。黄宗羲《明文海》卷三一八中收录有明代刘世教所作《吴元定印谱序》，其中提道：“余少时颇亦雅好此艺，而故所交游，若松陵周公谨、长水李玄白诸君，皆攻印章，精鉴识，赫然负重声艺苑，而癖与余同。暇辄抵掌相对，为辨析其致，得一奇语，辄击节相赏。公谨遂

[13] 陈继儒《晚香堂小品》卷十七《松陵烂溪周孝廉传》，明崇祯刻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第36页。

草《印说》一卷，见者往往秘之枕中。”从《江左集》和《印说》中也可以看到，周应愿与当时苏州一带文人如王衡、王穉登、周天球等都有交往，与文嘉、张凤翼、苏宣等印人也都有密切的往来。^[14]

二、《印说》的名称、著录和卷数

周应愿《印说》原刊本，半叶十二行，行二十字，四周单边，白口，前有“太原王穉登序”，未及成书年月。今江苏省常熟图书馆有存本，卷首钤有清代常熟人“布衣王恂”白文印、“省三李云溪”朱文印，卷末有清代常熟藏书家黄廷鉴（琴六）“红豆山房”朱文印（图4），后归常熟瞿熙邦所有。瞿熙邦在《印说》刻本题首云：

《印说》一卷，吴江周应愿撰，传本甚稀，罕见著录。士龙表阮治印有年，饱读印学书籍，云未见过。丙子岁杪，来书索阅。小除事毕，缘为检出，惟破碎不堪触手，乃手自修补，两夕而竣。因记颇末，时丁丑元旦，特殊书，以志纪念。常熟瞿熙邦。

[14] 周应愿《江左集》卷二有《奉谒文休承先生》。《印说》里提到张凤翼篆刻“配法凑合，精巧之极”，弟张献翼印章“铮铮箫瑟”。张凤翼《处实堂续集》卷四有《送周公谨会试》，卷九有《春日陪周公谨过仲氏曲水园小坐分得风字》《周孝廉公谨以诗见寄兼惠酒粟次韵奉答》等诗，见《续修四库全书》第1353册，第526页、第532页。苏宣曾活动于苏州一带，周应愿《江左集》卷三《苏生行赠苏尔宣》对苏宣大为表彰，集中还有《送苏子尔宣游越》《苏尔宣客江城诗以邀之》等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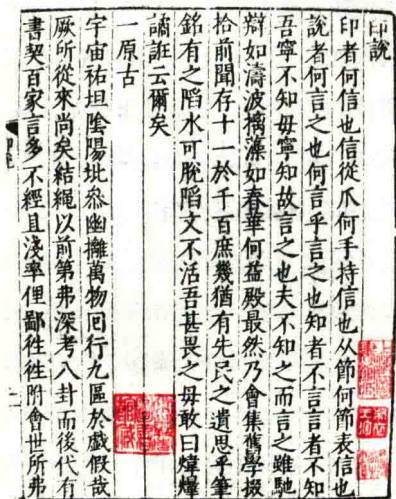


图4 周应愿《印说》明刊本

从王穉登序中内容来推测,《印说》约成书于万历十五年至万历十六年间。^[15]也就是说,《印说》应为周公谨二十八岁至二十九岁时所作,和陈继儒《松陵烂溪周孝廉传》所称“先著《印说》二卷行于世”的记载是吻合的。

关于《印说》的书名,周应愿《江左集》卷三《苏生行赠苏尔宣》诗中有“昔予错落说印成”句,《印说》第十五《兴到》有“盖

[15] 《印说》序言中王穉登提到莫是龙已夭,莫是龙卒于万历十五年(1587),而王穉登序中提到周公谨“公车不中”,周公谨于万历十六年(1588)中举,《印说》序作于其中举之前。参见黄惇《中国古代印论史》,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94年版,第59页。

予说印，至纲举目张”，第十六《神悟》也有“予戏拟以说印”语，很可能此书刚写成，也有“说印”之名，后来此书定名为“印说”。明代刊印的元代王彝《王征士文集》卷三有《印说》曾记载：“吴人李明善刻印章，必本古制，考古书，余嘉其好古也，故为作《印说》。”可见元人就有“印说”之名。此后的明清印论中，也有不少著作冠以“印说”之名，如：约于明崇祯八年（1635）万寿祺撰成《印说》一卷，清顺治年间秦鬻公撰成《印说》一书，不分卷；乾隆二十六年（1761）陈炼《秋水园印谱》后附录所撰《印说》一卷；嘉庆九年（1804）沈清佐辑钞成《印说》一册，不分卷；嘉庆十年（1805）林霍汇集的印作《印商》后，收入其所撰《印说》十则；约道光十年（1830）龚自珍撰《印说》一则。这些论印的文字各有不同，但都以“印说”作为篇名或书名，除部分篇目抄录周应愿《印说》内容外，其他内容没有直接的联系。

周应愿《印说》的卷数，万历原刊本为一卷。目前所见有两处提到是“二卷”：一为陈继儒《松陵烂溪周孝廉传》称为“《印说》二卷”；一为清初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卷九著录“周应愿《印说》一卷”，后有吴騫校云“拜经本二卷”。《赵定宇书目》是明代藏书家赵用贤自记所藏书目，^[16]著录有《印说》，但未说明卷数。我们从明清著录来看，多著录为一卷。明代晁琬《晁氏宝文堂书目》三卷，

[16] 赵用贤（1535—1596），字汝师，号定宇，常熟人，隆庆五年（1571）进士，万历时官检讨，终吏部侍郎，谥文毅。此书不分卷，为明清之际旧写本，曾经曹寅、查莹、韩泰华递藏，《楝亭书目》著录。

著录有《印说》两种，一为五卷本，甘旭撰；一为一卷本，周应愿撰。^[17]清代《虞山钱遵王藏书目录汇编》卷二《史部》的“货宝器用”中，著录相关著作三十九种，其中有“周应愿《印说》一卷”，并注明“述器玩”。《明史》卷九十八《艺文志》也据《千顷堂书目》将“《印说》一卷”收入其目。北京大学严绍璁教授所编《日藏汉籍善本书录》一书中册子部著录有明代徐而北编《印苑》八卷和《印说》一卷，共八册，前有明天启元年（1621）朱国祚序，因未见原书，未知此《印说》是否为周应愿所作，从序的时间来看，应指周应愿所作。

三、《印说》的主要思想及其来源

周应愿《印说》是明代第一部系统的自觉研究印章艺术自身理论的著作，是明代印学理论进入高峰期的标志，也是明代嘉靖以后文人篆刻繁荣的必然产物。《印说》继承了南朝时期刘勰《文心雕龙》的体例，标题分原古、证今、正名、成文、辩物、利器、仍旧、创新、除害、得力、拟议、变化、大纲、众目、兴到、神悟、鉴赏、好事、游艺、致远二十章。王穉登在《印说》序言中对这部书给予了高度评价：“其旨奥，其辞文，其蕴博，其才宏以肆，其论郁而沉。称名小，取类大，富哉言乎！”清代周中孚《郑堂读书记补逸》卷

[17] 《晁氏宝文堂书目》，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337页。

二十三有《印说》一卷提要，称此书“于官印、私印之源流沿革，篆法、刀法之穷神造微，言之详而辨之精。不谓朱氏（象贤）《印典》、陈氏（克恕）《篆刻钺度》之前先有此书也”。^[18]作为印学史上的重要著作，《印说》包含着丰富的印章美学思想，我们把其中涉及的几个方面的主要思想及其渊源作初步概括。

1. 品评论

魏晋南北朝文艺批评，习惯从人物品鉴入手，产生了风骨、体势等观念和以自然物象比拟人物风神的批评方式，再转而运用到书、画、文学等各方面。书画强调“应物象形”“书象万类”，其体势观念借物象来比拟，观赏文字的体势之美，进而评论他们的体势异同及其价值。但汉晋之间对书法艺术的讨论，多论书体及其笔法上的美感，不太以作家为单位来讨论。东晋以后，随着品评人物风气的兴起和诗文书画创作与批评的发展，对艺术作品的品评也强调个人风格和创造。南朝时期的齐梁时代，意象式的批评被广泛运用，梁代袁昂《古今书评》为其中的代表。其以自然事物或人物情性、风度、形态直接比喻，在批评方法上有了新的发展，并开创了整个文学艺术品评的先例，对后代产生了重要影响。

袁昂《古今书评》评论的方式，是每举一人则作一拟象批评，如：“王右军书，如谢家弟子，纵复不端正者，爽爽有一种风气。”

[18] 《郑堂读书记》，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575页。

“萧子云书，如上林春花，远远瞻望，无处不发。”“索靖书，如飘风忽举，鸢鸟乍飞。”“卫恒书如插花美女，舞笑镜台。”^[19]这种品评方式是《书势》的延伸。但《书势》是对书法艺术门类的关注；《古今书评》强调这门艺术中书家个体的成就。周应愿《印说》借鉴了书法和诗的艺术原理，把《古今书评》中袁昂评书以及钟嵘等评诗的品评方法运用到印章艺术中，^[20]从用印者的“群体”的品藻谈艺术鉴赏，指出其印章体现出的意象特征：

执政家印，如凤池添水，鸡树落英；将军家印，如猛狮弄毯，骏马銜勒；卿佐家印，如器列八珪，乐成六律；学士家印，如凤书五色，马鬣三花；内史家印，如孤凤朝阳，五龙夹日；御史家印，如絮萦骢马，蝶绕绣衣；督学家印，如艺海泛澜，文江翻浪；法司家印，如绣斧凝霜，乌台列柏；牧民家印，如五马鸣珂，双凫飞舄；经业家印，如骅骝汗血，蚌蛤藏珠；隐士家印，如泉石吐霞，林花吸露；文人印，如屈注天潢，倒流沧海；游侠家印，如吴钩带雪，胡马流星；登临家印，如海鸥戏水，天鸡弄风；豪士家印，如百宝流苏，千丝铁网；贫士家印，如三径孤松，五湖片月；鉴赏家印，如骊龙吐珠，冯夷击节；好事家印，如五陵裘马，千金少年；僧道家印，如云

[19] 袁昂《古今书评》，《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版，第73—75页。

[20] 周应愿说：“尝览袁昂评书，又览汤惠休、谢琨、沈约、钟嵘诸家评诗，语如数部鼓吹，仆实效颦，只供抚掌。”见《印说》第十四《众目》。